

红楼梦

评论资料选

武汉大学政治部
武汉大学中文系 评“红”小组编

《红楼梦》评论资料选

武汉大学政治部评“红”小组编
武汉大学中文系

毛主席語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376页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7—668页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 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 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 因此， 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 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 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 而不是颂古非今， 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 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 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68 页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六月《解放军报》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

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一九六六年版

378页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

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
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转引自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
历史上的教训》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
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
就在其中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
五月十六日）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

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这是毛主席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红楼梦》评论资料选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目 录

—

鲁 迅论《红楼梦》	(1)
姚文元同志论《红楼梦》研究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	(7)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李希凡 兰 钢	(11)
评《红楼梦研究》 李希凡 兰 钢	(27)

—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	(41)
“大有大的难处”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 方岩梁	(52)

反革命两面派的自我暴露

- 剖析林彪在《红楼梦》中107回的一段批语 江 天 (65)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 《红楼梦》里的贾政 梁 效 (71)

《红楼梦》——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 陈熙中等 (82)

《红楼梦》一书产生的历史时代

- 北京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傅祥萍等 (101)

从《红楼梦》看儒家“克己复礼”的破产

- 郑州大学中文系批判组 (114)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袁宏昌 (128)

从几十条人命看《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吴幼源 (138)

评《红楼梦》 徐绎熙 (14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大观园”里的阶级斗争 薛 农 (168)

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 文 雷 (180)

《红楼梦》创作中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 简评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

- 武汉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徐巨卿等 (207)

三

《红楼梦》讲稿（讨论稿）

-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

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	(217)
二、《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背景	(236)
三、曹雪芹的生平、思想与创作	(253)
四、《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及其社会历史价值	(269)
五、《红楼梦》主要人物分析	
贾宝玉的反儒斗争精神	(284)
封建阶级的叛逆者——林黛玉	(294)
敢于造反的女奴——晴雯	(305)
孔老二的女信徒——薛宝钗	(315)
两面派的典型——王熙凤	(324)
封建末世儒家统治者的典型——贾政	(333)
六、《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340)

四

奏摺及批摺（八则）	(361)
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诗和笔记（十七篇）	(366)
有关《红楼梦》的凡例、序言（五篇）	(375)
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	吴恩裕 (380)
《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	
.....	周汝昌 (416)
《红楼梦》时代背景资料	(441)

五

- “五四”以前“旧红学”的代表观点 (453)
“五四”以来胡适派“新红学”的主要反动观点 (458)
红楼梦简论 俞平伯 (463)
红楼梦研究(节录) 俞平伯 (480)
陆定一、周扬等关于《红楼梦》的黑话 (485)
论《红楼梦》(节录) 何其芳 (489)
红楼梦论稿(节录) 蒋和森 (496)
附录：《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
(1951·8—1974·6) (507)
附表一：《红楼梦》四大家族关系表
附表二：《红楼梦》四大家族奴隶表

鲁迅论《红楼梦》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350页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429页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唯憎人者，幸灾乐祸，

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

《集外集·〈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419页

然荣公府虽煊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鍾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

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其（指高鹗）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以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192—199页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1)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一卷330页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咀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五卷94页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

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全集》第四卷164页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五卷430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16页

……梅兰芳君……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象，……盖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咀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象一个麻姑。

《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一卷292页

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拉旧